

于伶剧作集

11. 12. 22
17

于伶剧作集

①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玉玲

封面设计：张慈中

书名题字：张士礼

于伶剧作集（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371,000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8.5 插页（平）4（精）3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3,800册（精）1—1,520

书号：8069·469 定价：（平）2.00元

（精）2.95元



作者像

一九三一年春在北平



黄源、夏衍、于伶一九八一年五月在杭州

第一卷说明

《于伶剧作集》，汇集了著名剧作家于伶同志五十年来所创作的剧作。全书近一百七十万字，分四卷出版。

本卷编入了作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创作的小型话剧二十八个。

《忍受》、《回声》、《神秘太太》、《夏夜曲》、《警号》、《三小姐的职业》、《蹄下》、《盟誓》、《汉奸的子孙》、《撤退，赵家庄》曾收入《汉奸的子孙》集（生活书店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这次编入本集时，除《忍受》、《神秘太太》、《夏夜曲》、《三小姐的职业》、《盟誓》是根据此版本外，其余五个剧本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再版的《于伶剧作选》的版本编入的。这次，还将洪深同志一九三七年为《汉奸的子孙》写的代序和于伶同志一九三七年为《汉奸的子孙》集写的前言，仍放在该剧的前面。

《丰收》、《腊月廿四》、《一袋米》、《回去》、《鸽笼中人》（根据英国阿尔弗雷德·苏格罗的《街头人》改作）曾收入《江南三唱》集（上海珠林书店一九四〇年一月初版）。这次是根据此版本编入本集的。

《暴行录》、《在关内过年》、《搜查》（根据英国约翰·马斯斐尔德的《锁着的箱子》改编）曾收入《“皇军”的“伟绩”》（抗战独幕剧集，署名尤兢，上海杂志公司一九三七

年十月初版)。这次,《暴行录》、《搜查》是根据此版本编入的。《在关内过年》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再版的《于伶剧作选》的版本编入本集的。

《省一粒子弹》、《以身许国》、《咱们打冲锋》曾收入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戏剧选》(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同时,此两剧又与《雪里红》、《通州城外》、《给打击者以打击》(根据英国约翰·马斯斐尔德的《九十八岁的哭泣》改编)结集为《我们打冲锋》(汉口大众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这次,除《通州城外》未收入本集外,其余五剧都是根据此版本编入的。

《血洒晴空》汉口大众出版社曾出版单行本(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这次是根据此版本编入本集的。

《浮尸》(三场报告剧)上海杂志公司曾出版单行本(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版)。这里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再版的《于伶剧作选》的版本编入的。另外,还收入了郑伯奇同志一九三七年为此剧写的序。

《银包》(根据法国米尔波剧作中译本改编)曾收入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世界名剧精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这次是根据此版本编入的。

《四种病人》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表于《大众生活》(香港)新四期。这次是根据此版本编入的。

《隔一层玻璃》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发表在《新蜀报》第四四七期《蜀道》上。这次是根据此版本编入的。

本书中全部作品,作者都亲自校订过,除部分剧作在文字上稍作加工外,别无改动。

序

周 扬

于伶同志在他的《长夜行》一剧中，借一个剧中人之口，说了这样一段感慨深长的话：“人生有如在黑夜行路，失不得足。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敌后的上海孤岛，那才真象在黑夜走路，而且是一个很黑、很黑的长夜，是一条很难走，很容易失足的长途。”作者真实地表达了身陷孤岛的一群爱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他们在茫茫黑夜里，在崎岖难行的长途挣扎前进，不但没有失足，而且奋力跑在人群的前面，在黑暗的时代里放射出了光芒。这光芒从不熄灭和消减，这就是贯穿于伶同志的生活和剧作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于伶同志是我三十年代的老战友，我们在白色恐怖下曾经同艰共苦。“八·一三”后，我和一些同志奔赴延安，他却很长时间逗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抗战的工作。后来他虽辗转于香港、桂林、重庆之间，但上海始终是他长期生活的据点，也可以说是他真正的故乡。他的创作和政治生涯，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朋友和敌人，他的坎坷命运，都和这个孤岛深深相连。我们虽然长期分别，各自东西，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与人民呼吸与共，息息相通。他始终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作

者以其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写出了象《长夜行》、《夜上海》、《七月流火》等这样满含血泪的令人难忘的作品。展现在这些剧作中的，有日寇铁蹄下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悲惨的难民图；也有坚贞的抗战爱国人士和革命地下工作者的英雄画像。

于伶同志以戏剧为武器，从三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为党的文艺事业竭尽心力。他有革命艺术家的气质和节操。对党，对革命一片忠诚。不论是处于顺境或逆境，他都永远乐观，安之若素。在上海沦陷时期和解放初期，他曾被党委以文化方面的重任。不久因为受潘汉年同志一案的牵连而罢了官，长期不被任用和信任。但他不气馁，不悲观，不抱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又身陷囹圄达九年之久，受尽折磨，仅免于死。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重新受到信任。他从不争名，不争利，置个人毁誉、荣辱于度外。夏衍同志四十一年前写的《于伶小论》一文中就指出：

“信仰使他乐观，使他挣扎，使他废而再立，伤而再起。”几十年的革命生活的实践，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当然，这信仰，并不只是对艺术和人道主义的信仰，更重要是对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正是这种崇高的信仰，才使他“不会在挫败时怯战，不会在寂寞时伤感。”这就是于伶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于伶同志曾对我说，他决心再写几个，不止一、二个多幕剧，并自谦地说：“希望能写得比之以前更好些。”

我祝愿他能如愿以偿。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一卷目录

序.....	周 扬 (1)
警 号 (一颗炸弹).....	(1)
丰 收	(17)
腊月廿四 (太平年).....	(37)
蹄 下	(65)
一袋米	(79)
鸽笼中人	(109)
银 包	(131)
搜 查	(159)
三小姐的职业	(191)
忍 受 (酸枣)	(211)
夏夜曲	(231)
回 声 (梅世钧之死)	(257)
盟 誓	(275)
汉奸的子孙	(291)
神秘太太	(331)

撤退，赵家庄	(349)
在关内过年	(371)
雪里红（长白山畔的一支插曲）	(391)
浮尸（三场报告剧）	(409)
暴行录（“皇军”的“伟绩”）	(459)
省一粒子弹	(469)
以身许国	(477)
血洒晴空（飞将军阎海文）	(485)
咱们打冲锋	(521)
回去（回老家去）	(535)
给打击者以打击	(551)
四种病人	(565)
隔一层玻璃	(573)
跋	(578)

警 号

——一颗炸弹——

人 物 田吉昌
田大嫂
华大叔
阿 昭
巡警甲、乙
日兵子、丑

布 景 简陋的关外工人住宅，家具物件极陈旧，室右一门通外面，左方设一土炕，左前方有门连另一间屋子。

〔幕拉开之后，灯光显着傍晚的时候，田大嫂病在炕上，辗转着身子。静寂一会儿，日、“满”混合巡警队的甲、乙进来，各执手枪。

巡警甲 （指挥巡警乙）先行搜查……细心……肃清危险东西……严惩不稳分子！

田大嫂 （惊）呀！你们是……干嘛儿的？

巡警乙 警察厅清查户口的。

田大嫂 呃，呃……才查过的，怎么又要查了？

巡警乙 唔，因为……

巡警甲 不许多话，搜查！

巡警乙 是！是！（搜查内外屋，无所得）报告，没有什么！

巡警甲 （指炕上）炕上，叫她起来！

巡警乙 喂，起来！起来！

田大嫂 唉，我病，病得不能动哩！

巡警甲 什么？

巡警乙 她说病得不能动！

巡警甲 不能动，也得动，非动不可！

巡警乙 你动动看。

田大嫂 唉，我实在不能动呀！我害的伤寒症，几天没吃东西了，动了要死的！

巡警乙 报告！她实在不能动，不能起来！

巡警甲 胡说，死也得起来！她敢反抗“帝国”官佐的命令吗！拒绝搜查？

巡警乙 是，是！（对田大嫂）快起来，我们得搜查你的炕。

田大嫂 请你就这样搜一下吧！求求你，我……

巡警甲 （怒）什么？胆敢对抗本官的命令么！

巡警乙 报告！她实在是有病！

巡警甲 混蛋！（踢巡警乙）你也敢反抗我的命令么！（举枪）当心你的狗命！

巡警乙 是，是！（对田大嫂）跟你好说你不听，老子揍你！

田大嫂 唉！（无可奈何地爬起来，艰难与颤栗地坐到一张凳子上去）

〔巡警乙搜查炕上。

巡警甲 （在炕边以手捂鼻）唔，怪脏的。

巡警乙 报告，没有什么！

巡警甲 （拿出铅笔和手簿）问她！（自己翻阅手簿）

巡警乙 （对田大嫂）姓什么？

田大嫂 田。

巡警乙 家里几口人？

田大嫂 两个人。

巡警乙 当家的叫什么名字？

田大嫂 田吉昌。

巡警乙 干什么活？

巡警甲 (止住)慢慢地，户主叫什么名字的？

巡警乙 是不是田吉昌？

巡警甲 (看)唔，对的，干什么的活？

巡警乙 (问)干什么活？

田大嫂 原在沈阳兵工厂做工的，自从东洋兵来了以后……

巡警甲 不许这样的说！要说：“自从帝国皇军来保护你们以后”，……

田大嫂 以后他就失业了。

巡警乙 后来呢？

田大嫂 后来，他又在东洋人开的兵工厂里做工。

巡警甲 (怒)混蛋！不许这样的说！要说：“在帝国皇军兵工厂。”(对巡警乙)你教她重说！

巡警乙 你，你重说。

巡警甲 蠢猪，你教她说“帝国皇军兵工厂”。

巡警乙 要你说“帝国皇军兵工厂”。

田大嫂 他现在已经不在那儿做工，又失业了。

巡警乙 人呢？

田大嫂 出去了。

巡警乙 什么时候出去的？

田大嫂 清早。

巡警乙 出去干嘛儿？

田大嫂 找活做。

巡警甲 不错，和这上记载的一样。(命巡警乙)你对她训话!

巡警乙 是，是! (对田大嫂)这几天内，没有事叫他不要出去乱跑，免得闯什么岔子。外面要戒严了，懂得没有?

田大嫂 懂得了。

巡警甲 (收铅笔及手簿，命令巡警乙)快去，到别家去，搜查!

巡警乙 是，是!

〔二人出。

田大嫂 唉! 这日子……真叫人怎么过?(慢慢地站起，一手尚未离凳，头昏，上身前后颠摇，一手急扶额，腿抖，跌倒在地上。静一会儿，再慢慢地移近炕边，挣扎上炕睡)

〔华大叔手提一个口袋走进来。

田大嫂 谁呀?

华大叔 是我，田大嫂。

田大嫂 呵，华大叔。(想撑起身子来，但很艰难)请……坐!

华大叔 (小心地放好口袋在桌上)不用客气，怎么样? 病好了点儿吗?

田大嫂 谢谢，前几天本来好了些的，可是今天又凶了! 唉，真叫人急死了!

华大叔 焦急也没有用，咱们闹了病，只能多睡睡，养息养息。

田大嫂 唉，哪儿能好好地睡呵! 一天到晚都睡不安稳，查户口的警察一批批地来，一次次地，硬要把我叫了起来让他们搜查。方才，(无力地停)方才……

华大叔 因为明天就到“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了。沈阳早就